

THE NIGHT

WATCHER

徐浪 著

魔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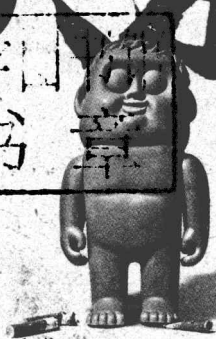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THE
NIGHT
WATCHER

夜行者

徐浪
著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行实录. 1 / 徐浪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8.5
ISBN 978-7-201-13024-8

I. ①夜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6533 号

夜行实录. 1

YEXING SHILU. 1

徐浪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h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hs@126.com

出 品 人 柯利明 吴 铭
总 策 划 张应娜
策 划 王大宝
责任编辑 玮丽斯
特约策划 蔚然新知
特约编辑 郭 瑶
营销编辑 吴梦阳
版式设计 张志浩
封面设计 **14FOURTEEN**
特约设计 张晨曦
图片制作 司马逸笑 张 坤
封面题字 冯兆华

制版印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5
字 数 288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PREFACE
写在前面

我叫徐浪，是个“夜行者”。

“夜行者”是个舶来语，英语里叫 Night Crawler，听着跟蝙蝠侠似的，实际是个苦差事——都是一些靠追逐独家或一手的社会新闻，卖给大媒体赚钱的自由记者。

这行说起来，像狗仔又像侦探，只不过大家追逐的对象不一样。

杰克·吉伦哈尔曾演过一部《夜行者》的同名电影，讲的就是这个行业的故事。

2010年，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。我当时正在 Discovery 实习，偶尔会从“夜行者”手里买新闻，所以对这个群体稍有了了解，知道他们还挺赚钱。

2012年，女友失踪，我放弃了原来的工作，跟着一个行内名声不错的前辈老金，当起了夜行者，他算是我半个师父。

此后这些年，我在做调查、赚钱生活的同时，还兼顾着找女朋友的下落和写作。

入行后，我算真正见识了这行的黑暗——还不如狗仔，虽然我们都瞧不起狗仔。

这是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业，靠这个赚到钱的人很多，但金盆洗手后，大家往往三缄其口，绝口不提自己做过的事儿。有很多夜行者被判入狱或死亡，如我之前所说，这是份挺赚钱的工作，但高收入就意味着高风险。

好的一方面是，这份工作挺刺激的，能让你经历各种体验：进局子、凶杀现场、追车、生命危险——甚至直接与杀人犯、变态或黑帮成员对话。

我就曾几次面对过像周克华、曾开贵这样的冷血杀人犯。但在我看来，许多人、许多事都比他们更诡异和令人害怕。

但我总能解决问题并查出真相——虽然老金说我天生就适合干这行，但要不是为了赚钱和其他一些私人原因，我早就不干了。

擅长做并不等于爱做。说实话，我不是个爱冒险的人，不喜欢以身涉险，不侠骨仁心，不喜欢打抱不平，也不是眼里揉不得沙子。

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在后面的故事里，你大概会看到——我很少做没利益的事，很少做特别危险的事。

除非实在避不开了，否则面对风险大的事，我一般会选择回避，曲线解决问题。

不管是自己去调查，还是有人委托任务给我，我都要尽可能地，先搞清楚来龙去脉，评估风险，否则绝对不接。

虽然如此不爱冒险，但我和冒险特有缘，从小我就发现了这

一点。

我出生在东北。小的时候，没有集中供暖，每个小区都有一个锅炉房，冬天烧煤取暖。

入冬之前，在锅炉房边上，往往会堆起一座煤堆，整个冬天供暖要烧的煤堆在一起，像山一样。那时候，小区里的男孩们最喜欢的就是一起爬煤堆，我也不例外。

有一天，我和几个同龄孩子在煤堆上捉迷藏时，忽然有个想法——要是我挖个坑把自己埋起来，是不是就没人能找到我了？

我打小就是个实干家，不管想到什么，即使再荒唐也会去验证，这也是我做夜行者的优势之一。

从那件事后，院里的小孩都不爱和我玩了，因为他们的父母说我怪。

我并不是不怕，而是因为从小父母教育我时都没告诉过我，我自然不知道害怕。

所以我想，孩子的恐惧往往是从大人身上来的。

被小区里的孩子们孤立后，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玩。我常常一个人跑去一个荒废了的飞机场，这个飞机场因为荒废太久，已经变成了一个草甸。我在大草甸上捉螳螂和青蛙，自娱自乐。在追逐一只青蛙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被土掩埋了一半的防空洞口，一半在地上，一半在地下。

我想了想自己下洞有风险，就继续抓青蛙，回家后，为了分摊风险，去找了姨妈家的表哥，告诉他我在草甸发现了一个防空洞。

表哥当时上初中，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时候，受不了这种诱惑，

叫上两个朋友，我们又去了草甸。

他们几个都从家里带了铁皮手电筒，从洞口往下照了照，发现不深后，我们几个都滑了下去。

这个防空洞并没多长，走到头也就二百米，但他们走到尽头时，用电光照到一个靠墙角坐着的身影，吓了一跳，仨人转头就跑。

就我没跑，因为我看清了，那是一具骷髅。

我哥跑出洞口后，才想起还有我这么个弟弟，壮着胆在洞口喊了几声，我让他下来，告诉他没事——他可能怕没法和家里交代，哆嗦着下来了，我俩拿着手电，一起照了照那骷髅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骷髅穿的应该是日军的军装，身边扔着一把步枪，枪柄和枪带都烂掉了。但这事没法考证了，因为当时我哥不让我捡。

那次事后，我哥的同学跟他说：“你弟弟好怪啊，看见骷髅也不害怕。”我哥私底下教育了我一番，让我“别那么奇怪”。

从此以后，我开始试着合群，伪装得不那么奇怪，一直到成为一名夜行者。

跟老金学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独立采访做调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见了我的助手周庸——说遇见不准确，是我把他从一件麻烦事中摘出来后，他死皮赖脸地跟着我，也想干这行。

他是个喜欢买单的富二代，对这个城市很了解，知道哪儿的酒好喝，车开得好，还主动提出不要工资。我答应了他，从此就多了一个助手。

在做夜行者的过程中，我交到了许多真心的朋友。除了老金

和周庸外，还有新闻掇客田静——我每次调查到的一手资料都会交给她。

还有周庸的表姐鞠优，她是个特别好的警察，虽然有时候会给我制造麻烦，但更多的是帮我解决问题。

这些朋友告诉我，我不奇怪，也无须隐藏自己——对待事物的冷静不是病，而是一种优点和天赋。

做夜行者期间，见多了奇怪的人和事，也让我坚定了这一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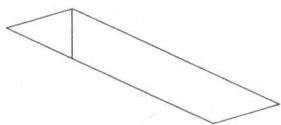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我看到尸体仍不会感到恐惧。因为我知道，已经发生的事不值得畏惧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危险大多来自人心和未发生的事。

所以我把我的故事写出来，除了曲折的剧情外，还想指明危险所在并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，让看完的人知道面临相似的情况时该如何面对。

不多说了，看故事吧。

目 录

C
O
N
T
E
N
T
S



- 01 地铁乞丐特别多，
美女乞丐就这一个 _ 001
- 02 女主播一加盟，
殡仪馆生意越来越好 _ 010
- 03 大学城里美女多，
引来的不只有色狼 _ 020
- 04 试衣间装了摄像头，
顾客试内衣被直播 _ 033
- 05 她用裸条借了五千元，
然后死在了马路上 _ 046
- 06 女人失踪后，
发现被装在快递里 _ 0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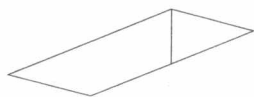
07 城市打工的女孩，
每年都有几个失踪（上） _ 078

08 城市打工的女孩，
每年都有几个失踪（下） _ 093



09 她失踪四周后，
工地多出个臭油桶 _ 1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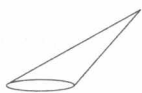
10 独居姑娘回到家，
屋里多出仨烟头 _ 127



11 就因为吐口痰，
投资人被创业者推下地铁 _ 145

12 三个白领收到请帖，
一周后全都猝死 _ 161

- 13 有人高空扔狗，
砸在夜跑姑娘的脚边（上） _ 176
- 14 有人高空扔狗，
砸在夜跑姑娘的脚边（下） _ 195
- 15 有人为植物人倾家荡产，
他却能发家致富 _ 213
- 16 他花一百万买俩孩子，
还没到手就被抢了 _ 237
- 17 有个小伙离奇死亡，
死前办了假火化证 _ 255
- 18 爸妈喜欢保健品，
一年被骗一万亿 _ 2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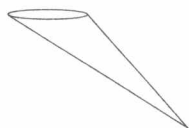


19 被拐儿童救回后，
染上了一种怪病（上） _ 299

20 被拐儿童救回后，
染上了一种怪病（下） _ 316

21 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没睡，
小卖部老板知道真相 _ 330

22 在家乱装摄像头，
你的生活将被全国直播 _ 344



23 别乱买减肥药，
它可能来自别人的肠道 _ 360

24 在酒店被陌生人拽走的姑娘，
将成为生育机器 _ 379

25 夜行前传：
消失的红灯区女孩 _ 3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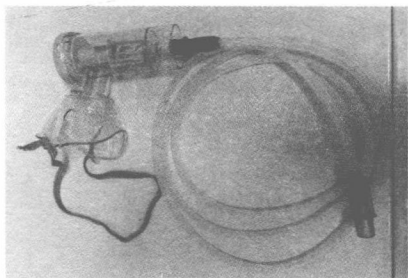
后 记 爱我，你怕了吗？ _ 409

地铁乞丐特别多， 美女乞丐就这一个

两年前，燕市出了一个掏肠手，接连杀了几个姑娘，作案手段极其残忍。第一起事件发生时，新闻掇客田静就找到了我。田静是个女权主义者，对于这种针对女性的案件最不能忍。我本来打算和她谈谈价钱，但看见她难得怒气冲冲的样子，就算了——她是我的半个金主，这种伤感情的事不能做。

我带着周庸在掏肠手出没的忠义路附近蹲了几天，饱吸雾霾，不仅毫无收获，周庸还得了气管炎。但就在这件事越闹越大的时候，凶手忽然销声匿迹了。

我白忙活了一通，周庸更惨，不仅得了气管炎，咽喉也溃瘍了，



▲ 治嗓子常用这种雾化器

话都说不出，每天不是捂着喉咙到处吐痰，就是躺在床上哼哼。这病还特别不好治，只能去医院吸氧，然后把药雾化放在氧气里一起吸。他因为一直要吐痰，连车都开不了。周庸的父母那段时间

都在外出差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每天照顾他，开车送他去吸氧。

周末那天送周庸吸完氧回到他家，我想起好久都没去夜行者俱乐部了，想去那儿转转，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，顺便去附近的书店买几本书。因为是周末，开车怕堵，我选择了坐地铁。结果在夜行者俱乐部没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我买完书就往周庸家走，上了地铁5号线。5号线可能是燕市乞丐最多的一条地铁线了，起码有三个常驻乞丐，还会穿插着几个偶尔出现的。而且他们有个共同点——都是腿有毛病，用木板在地上滑行。

基本上，我每次坐5号线都能看见乞丐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一个乞丐坐在自制的滑板上，拿着破铁罐，穿着破衬衫，从地铁的一端滑向另一端。

一般来说，比较了解这群人黑幕的我是从来不会正眼看他们的。但这次有点不一样——滑过来的竟然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乞丐，脸稍微有些脏，双腿膝盖以下被截肢。我的手情不自禁地掏向了口袋，一边还自嘲：真是看脸的世界，连乞丐长得好看都能多要点钱。

这个女乞丐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，有人和她搭话，有人给她拍照。但当她滑过一个中年大姐的时候，大姐忽然怒了：“不能离远点儿啊？没看见这儿有人吗？碰着我了知道吗？”

大姐旁边的大哥脾气也不好，满嘴骂骂咧咧还作势要打人。周围围了一群人，有人拍照，但没人替女乞丐说话。我一看大哥真要打人，走过去挡在大哥面前和他商量说算了。大哥推我一把没推动，看我态度挺强硬的，就拉着仍然骂骂咧咧的大姐坐下了。

这时田静发信息问我，掏肠手的事查得怎么样了。我说：“现代版的开膛手杰克难找，有消息就告诉你。”

回完田静，地铁正好到站，我下车往周庸家走。走了两步，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的身后。我回头一看，发现那个颇有姿色的女乞丐在我身后敏捷地滑着滑板前进。我侧开身想给她让道，她却在我身边停下来看着我。我问她是来找我的吗，她点点头。

还是第一次有乞丐想找我聊聊。但就在地铁口聊，和一个乞丐，还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乞丐，未免太引人注目了。我决定找个僻静的地方和她谈。于是我让她跟我走，她点点头。我问她能跟上吗，她拍拍滑板的轮子，告诉我没问题。

把她带到附近一个购物中心后面的公园里，我扶着她的



▲ 公园里四处可见的长椅

双臂，帮她坐到长椅上，然后问她有什么事。她说家里有个生了病的小女儿，正缺钱。刚才我在地铁上帮了她，她觉得我是个好人，问我能不能帮帮她。

这种人一般都是骗子，编造一个可怜的身世，骗点钱。如果是周庸在这儿可能还真给她了，但我不行。怎么说呢，身为一个夜行者，如果被人骗了，即使别人不知道，自己心里也会觉得不太舒服，这算是一种另类的职业道德吧。于是我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，看着她问：“好人就活该被骗吗？”

她哭着说她没骗我，她叫朱碧瑶，南方来的。四年前她十七岁时网恋，来燕市见网友被骗了。没想到不是骗心、骗身那么简单，她被一伙恶势力给囚禁了，还被卸了双腿，这样就跑不了了。她被强奸生了个女儿，孩子现在身体不太好，想求我救救她们。

她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信了。当夜行者这几年，这种事我见过不少。这种事情的套路都是一样的，一般就是有一个姑娘网恋，千里迢迢去和对方见面。但结果不尽相同，有的被强奸，有的被骗进传销组织，有的失去了生命——当然，也有被囚禁的，作为性奴或者其他的什么。

我在报警和自己追查两个选项上犹豫了很久，最终选择了自己查。最近因为掏肠手事件耽误了太多的时间精力，腾出点精力干个其他活儿也好，还能多赚点。于是我开口向朱碧瑶询问囚禁她的组织情况。

她告诉我这是一个乞丐组织，有各自的地盘儿。头儿叫杨烈，从小就是乞丐，后来跟别人动刀，被废了一只脚。没人知道他干了

多少年乞丐，只知道遣送站的人都跟他熟得像家人一样。我说：“行啊，人家杨过没一条胳膊，你们老大杨烈没一只脚。”

朱碧瑶仿佛没听见我说话，接着说下去：“他们囚禁我，要我去讨钱，每天不交够他们要求的数目，就往死里打。”

我问她那帮人不怕她不回去吗？她摇摇头：“原来还有人看着，我有孩子以后就没人跟着了，他们说我不回去，就把我女儿弄残，让她出来乞讨。”

我点点头，确实有这样的事。之前有个乞丐村，全村都是乞丐。他们很多人自己不乞讨，偷别人的孩子，骗些无知的人，弄成残疾为他们赚钱。朱碧瑶就是他们赚钱的工具。

我决定跟朱碧瑶去看看情况，我问她那个地方在哪儿，她说在飞燕村。我拦了辆出租车，和她一起往那边去了。飞燕村是一座破旧的小村庄，离燕市中心近三十千米，但有许多工资不高的外地人住在这里。我和她走过一段土路，来到一个院子门口，隔着院墙大致能看见里面有几间小平房。

她打开院门，里面没人，她让我进去。我说：“行，我先打个电话，你等我一会儿。”我拿出手机迅速给周庸和田静都发了个位置。

身后的院里走出几个穿得脏兮兮的中年男子，其中一个冲上来抢我的手机。我闪过他的手，关了机递给他，告诉他别开机了，有密码。大哥接过手机揣兜里了，顺便给了我一脚。我没反抗，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下，然后我笑了。这个男人就是在地铁上和朱碧瑶发生争执的那个中年男子，我扭头对朱碧瑶竖了个大拇指，夸他们做